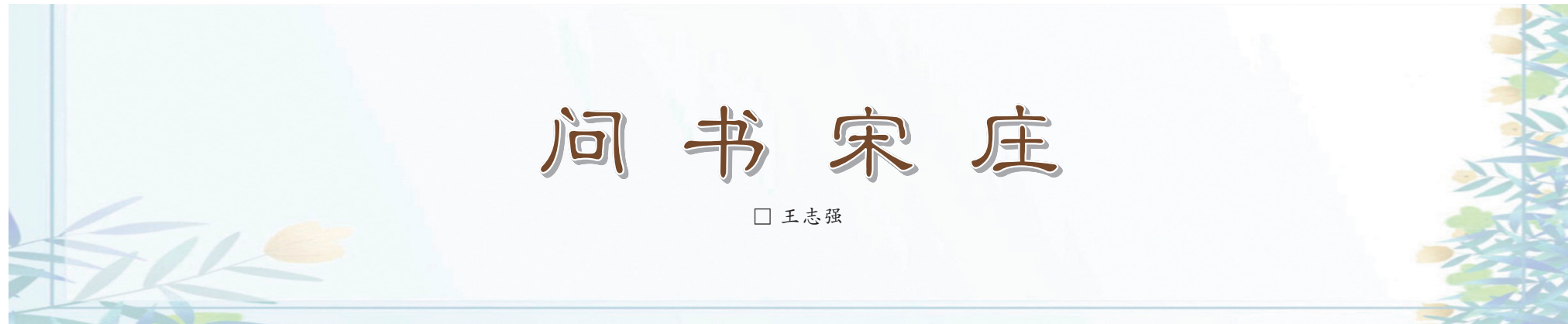


问书宋庄

□ 王志强



我所知道的“中”字头的村庄一共有两个：中国李庄，中国宋庄。

今天去宋庄。准确地讲，宋庄是个镇。20世纪90年代，许多画家离开圆明园画家村，来到宋庄小堡村择屋而居，宋庄一带逐渐成为自由艺术家的聚集地。去宋庄，打车时出现了多个地址，既然名闻全国的画家村在小堡村，那就小堡村吧。

一条小路，扭进了村子，路窄，两辆车对面开都得心惊肉跳。稍宽些的地方，见缝插针停了挂着各省车牌的车。下了车，不知道往哪去，就拽着路往前走。

两旁建筑多高大，是厂房风格，装修各异，墙上，门上，窗上，阶梯上，招牌上，花上，草上，树上，都是做文章的地方，貌似不经意，实则具匠心。明明就是普通的乡村，却实实在在不一样。哪不一样，一时说不上来，但感受得到。

发现一家书店，三喜书店。一间门面，灰砖墙，蓝色尖顶，黑色招牌，青苔上阶，爬山虎满窗。门前一块小展板，上面用粉笔画着：今天也是和书有关的日子。一道推拉纱门，隔却门外喧嚣。书摆得比较随意，架

上、桌上，甚至地上，细看还是分了类的。墙上挂画，边角处有杯壶碗碟、砖砚、镇纸、木雕之类。有长条木椅、单人靠椅甚至蒲团供读者休息。店长为一年轻女子，说话轻缓，神态平和。书偏文，可以打些折扣，但不大。我上看一本侯磊的书，翻翻又放下了，说回来时买，其实是在纠结价格。店长说：“是呢，还要去逛逛，走的路远了，拎着也费事。”

到了宋庄，总得去看看“中国宋庄”的牌子，环卫大姐说到红绿灯就到了，可红绿灯总也走不到。我就打退堂鼓，妻子说：“不去去哪儿呢？”我说：“去佳作书局吧。”于是跟着导航，钻进了小巷。小巷弯弯，柳暗花明，说是一公里多，走起来千山万水。走不动了，就看两边的民居店铺，看民居店铺就觉得有意思，有了意思就不觉得累。欣赏拍照说话，走走停停，连导航都懒得搭理我了。

出小巷，上大街，眼前一片开阔景象。街旁有一水果店，老板山东人，朴实，热情。我们买了两个梨，两瓶水，老板告诉往前走900米就能看见“中国宋庄”的牌子。“这边也有吗？”“有。”

先去佳作书局。明明就在近前了，导航却老说偏航，气得我抬头看天，一眼看见了

“佳作书局”的招牌，顶上呢。店有二层楼高，里面却不是两层楼。钢结构半隔成上下两层，中间三折楼梯相连，楼梯木扶手，木台阶，黑色铁栏杆。上下一目了然。书架窄而高，书桌阔而低，光鲜整洁，上面的书摆得疏密有度。地面是大理石的，黑底白点，泛着幽幽的光。进门左手边，摆了横竖两张长桌，供人阅读休息。正对着门是半人高的吧台，里面站了两名年轻人，一男一女。低了头看书，越看越觉得不对，书以艺术类为主，文史类寥寥无几。书是好书，非我所欲。问吧台后的年轻人：“二层是什么书？”“二层也是艺术类，且二层是会员区。”说着指了指了一下楼梯，楼梯一阶上有一个指示牌。网上搜索，只记住了这是此地排名第一的书店，并没注意是艺术类书店。想想也难怪，艺术小镇嘛。出来后又回头看了一眼，玻璃窗上有巨幅书广告：《达·芬奇大师课》。

树荫里开始完成那900米。一边走一边怀疑人生。咋还看不见呢？900米这么长吗？老板不能骗人吧，他骗我意义何在？终于看见了，是真正的牌子，形如倒“凹”，高大气派，上面有金字：中国·宋庄。后来知道环卫大姐告诉的是文化公园的牌子。看来退堂

鼓有时还要打。

吃完饭去哪？既然没目的，就找个目的。春风在书店，也是900米。跟着导航，又进了小巷。这900米走得轻松，可能因为吃了一盘饺子。仰头春风在，低头路横猫。一只大猫伏在书店前的台阶上，人來不讓。忽想起网上说这家店内猫多。进店果然，可见已十余只，桌上椅上，各具姿态，悠闲自得。似乎这店不为卖书，只为养猫。店有两进，书的品位还可以，挑了一本陈从周的《梓翁说园》，四折。

出来前行，觉得所见熟悉，竟又到了三喜书店。再次相见，双方都觉得亲切。买了那本侯磊的《北京烟树》，已不再纠结价格。在漫长的小巷里行走时我就后悔没买这书了，因为我们漫无目的地游逛，极可能不会回到这儿了。买到书，是失而复得的心情。给书加了章，闲聊得知店长竟是诗人，便请签字。除了签字，还给写了一句诗：“所有美的事物，我都要看好久。”店长湖南人，大学毕业一年多了，有一本书要出版了。

“逛宋庄合着就是陪你逛书店啊？”“逛书店也不逛了宋庄吗？”

一问一答走出书店，暖暖的秋阳扑满了怀。

书单



《大唐诗人行》

薛易 (著)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活生生的唐诗，终究要去活生生的大唐寻觅。诗酒趁年华，和大唐诗人一起快意江湖。一本好玩、风趣又侠气十足的诗家传记文学，鲜活重现了唐诗的诞生历程。

本书以群像视角写就，为以王维、李白、杜甫为代表的十位唐代诗人作传，同时挖掘自初唐到安史之乱百余年间四十多位诗人的趣闻轶事。作者在史料记载的基础上虚实结合，通过小说笔法补充空白，生动解读了名篇佳句背后的人事变迁和历史波澜，勾勒出诗歌在大唐的发展历程，全方位复原唐代诗人和诗歌的不朽魅力。读之便可“沉浸式”体验李白、杜甫、王维等大唐诗人们的诗篇诞生全过程。



《独立书店生存报告》

尚真 (编)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本书由14位国内实体书店店主共同创作，记录在纸书和实体书店式微的当下，这些依然坚守在传统行业的人们，如何打造一家书店，在与市场较量的过程中有过哪些故事；如何维护读者群，书店最受读者喜欢的活动是什么；书店的经营理念是什么，等等。当理想遭遇现实，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以自己的方式，面对生存其中的这个世界。

写下这些书店故事的有：青苑书店、众目书房、如是书店、1200BOOKSHOP、万邦书店、纯真年代书吧、慢书房、半层书店、乐开书店、犀牛书店、兆燕书店、刀锋书酒馆、镜中书店、诚与真书店。本书属于“社科纪实”系列。

书中草木

惟有葵花向日倾

□ 王艳

“这个小姑娘，活得像太阳”，电视剧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里，女主角盛明兰仗义出手帮好友争夺彩头时，同为女性的魏行首由衷赞叹道。

谁不想拥有一个“像太阳”的朋友呢？炽烈、赤诚，用光和热源不断地给你温暖和力量。但是，明兰自己也有无数的烦心事，当她能量不足时，却不愿轻易去求助最智慧的祖母或最能耐的丈夫，因为清醒认识到，“这天下没有谁是谁的靠山，凡事最好也不要太指望人，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，实在要指望，也不能太多、太深，指望越多，难免会有些失望，失望一多，就生怨怼，怨怼一生，仇恨就起，这日子就难过了。”于是，在祖母病倒、丈夫入狱、无人可依时，明兰才真正变成了自己的“太阳”。

植物界，也有一种花朵，它既“像太阳”，又“向太阳”。它跟明兰一样，有明确的成长轨迹，从发芽到花盘盛开之前，白天随着太阳转移，太阳落山了，也不枯萎萎靡，慢慢往回扭转，暗自蓄力，朝向东方等待太阳再次升起。

这是向日葵。古称“向日菊”，明末学者赵崑所著《植品》写道：“又有向日菊者，万历间西番僧携种入中国。干高七八尺至丈余，上作大花如盘，随日所向。花大开则盘重，不能复转。”又称丈菊、西番菊、迎阳花，明代王象晋《群芳谱》：“丈菊，一名西番菊，一名迎阳花。茎长丈余，干坚粗如竹。叶类麻，复直生。虽有旁枝，只生一花；大如盘盂，单瓣色黄，心皆作窠如蜂房状。至秋已转紫黑而坚。取其子种之，甚易生。”“向日葵”之名，大概到清代才完整得见，成书于康熙

二十七年的《花镜》载：“向日葵……只堪备员，无大意味，但取其随日之异耳。”

宋代司马光有一首《客中初夏》：“四月清和雨乍晴，南山当户转分明。更无柳絮因风起，惟有葵花向日倾。”最后一句，有人把“葵花”翻译成“向日葵”，大抵为讹误。一则，向日葵大约明代传入中国，宋代成诗的可能性极小；二则，向日葵的花期在盛夏的七八月份，“四月清和雨乍晴”的初夏，可不是它的花期；三则，诗中的“葵花”，可能指蜀葵之类葵科有向阳属性的花朵。北宋韩琦写过一首《蜀葵》：“炎天尽歇，锦绣独成林。不入当时眼，其如向日心。”便记载了蜀葵的向日特征。

“晓起娇姿正向东，黄昏转对夕阳红。倾心只解趋炎势，枉负滋深雨露功。”清末蔡添福的《向日葵》诗，对它极尽讽刺，说向日葵趋炎附势，像跟屁虫一样只会对着太阳转动。其实，花盘盛开后，向日葵就不再向日转动，而是固定朝向东方，成长为坚定的植株。为什么朝向东方呢？因为向日葵怕高温，容易灼伤，固定朝向东方，可以避免正午阳光直射，减少辐射量。此外，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时，花盘可以第一时间接受阳光照射，有助于烘干夜晚凝聚的露水，减少受霉菌侵袭，而且花盘变暖，会更容易吸引昆虫帮助传粉。向阳或不向阳，都是生存之道。

向日葵，喜欢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干燥、开阔地区，耐低温，所以在东北极为常见。盛夏，硕大的棕色花盘上，花蕊纹路如细密的田字格纵横交错，金黄的花朵一瓣挤着一瓣，远远望去，如若云霞……妈妈工作的小学，离山脚的葵花地很近，有时下了班，妈

妈会带着我去田间给葵花打打尖儿（掰掉多余向日葵花盘），她劳作，我折一片葵花的大绿叶子遮阳，跟在后面给她讲故事，大概话唠就是那时练出来的。

一到深秋，结满瓜子的沉甸甸的花盘被压弯了腰，用镰刀将花盘削下，在晴日里晾晒干燥。东北农家，几乎家家有一块专门用于晾晒、处理秋收作物的平整宽敞的“场院”，铺成毯子的绿豆秧、堆成小山的玉米



(丰翠松 绘)

穗、排成蜂窝的葵花盘……将葵花籽与花盘分离，东北叫“打毛嗑儿”，戴上手套，席地而坐，用结实的木棒用力敲打晒干的花盘，瓜子就会像一个个小猴子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……

北方人喜欢嗑瓜子，生的熟的都可以。明朝以前多为西瓜子，清朝时葵花子成为主流。康熙年间文昭的诗《年夜》写道：“侧侧春寒轻似水，红灯满院摇阶阶，漏深车马各还家，通夜沿街卖瓜子。”乾隆皇帝于新年在圆明园设买卖街，依照市井商肆形式，设有古玩店、估衣店、酒肆、茶肆等，甚至连携小篮卖瓜子的都有。猫冬的时日，闲眼而漫长。嗑瓜子，成了有趣的消遣。来了客人，一边嗑瓜子一边聊天，话语停了也不觉尴尬，客人走后，主人用笤帚将一地的瓜子皮儿打扫干净，才算真正完成了此次的待客仪式。嗑瓜子是一个简单的正反馈过程，越嗑越香，反馈周期越短，大脑越喜欢，很多人习惯用门牙嗑，时间久了，便在门牙上磕出一个小小凹槽——“瓜子齿”，哈哈，牙齿的不可修复，在嗑瓜子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葵花油也是葵花籽的贡献啊，瓜子仁中有30%至45%的脂肪含量，提取出油，颜色金黄，澄清透明，气味清香，是北方重要的食用油。

又到金秋。故乡的秋色一定美不胜收，那一片片果实累累的向日葵，也一定齐刷刷低下了头。不知道，那些儿时记忆的“场院”是否已长满杂草，那些敲打葵盘的木棒是否还会启用。在外的游子，可能久未归乡，但每一个人，都如故乡的葵花一样，每一天，都在努力地向日生长……

读经典

容人之心

□ 付振双

《世说新语》的《贤媛篇》中有这样一则故事，说桓冲不喜欢穿新衣服，而一次洗澡后，他妻子故意让仆人给他送了一件新衣服。结果怎么样呢，用原文的话说，是“大怒，催使持去”。大概他妻子也受够了他这一毛病，想试着改变，所以还叫人送回来，并且传说说：“新衣服不穿，怎么能变成旧的呢？”桓冲听了大笑，就穿上了。

桓冲妻子有耐心，讲究方法，不用露面，通过一件事情就让他服了软，颇为有趣。桓冲见好就收，一点也不迂腐，有容人、容别人的意见之量，否则就会出现不知悔改、硬刚到底的场面了。说到底他们夫妻二人倒也是互相成全的。要说苦，最苦的倒是那个仆人，传递个物件和话语，冒着挨骂遭打的危险，势必心里的压力并不轻。

或许，可以说那个仆人做到了“忍”和“容”，忍当时的处境，忍心思古怪的主人，好在桓冲妻子方法恰到好处，命中了问题之蛇的要害；也好在桓冲不是油盐不进。其实，“忍”和“容”二字归根结底就是个“容”，有容人之心也就能忍遇到的

人和事。

“容”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，但又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拥有的。比如我认识的一个人，手中稍微有点管事的权力，自视颇高，又听不得不同意见，你说几句，她就听不下去了，每天以“忙”打掩护，干着或超出精力和能力的事。最叫人无法接受的是，她口口声声说有事找她，可回头你一问，她绝对找各种理由推辞，不给解决。

生活当中要能容人，必须先保持善心善念，有问题多扪心自问，自省以待人处事。同样是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方正篇》里还说了另外一个故事，即陈寔与朋友约定好时间一起外出，约的是中午，可过了中午时间了，朋友还没有来，陈寔便不顾他自己走了。之后，朋友来找陈寔，看到门前玩耍的陈寔的长子陈纪，就询问了他。在得知其父未按承诺先走了，就大怒道：“真不是人啊！与别人约定一起走的，却丢下别人自己走了。”陈纪说：“君与家君期日中。日中不至，则是无信；对子骂父，则是无礼。”



《独自上路》

哈维尔·萨莫拉 (著)

人民出版社

一个九岁男孩，一场不可能的旅行，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。“这本书完美地再现了作者九岁时的视角、意识和情感，感觉像一个少年小英雄进入残酷成人世界后经历的奇幻冒险。”“引人入胜……讲述了人类在挣扎中不屈不挠、竭尽全力互相帮助的故事。”

这是一本扣人心弦又感人至深的回忆录，提供了一次直接、细腻、身临其境的体验。本书展示的不仅是一次充满危险和近乎不可能的旅程，也展示了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，人类能传递出的奇迹般的善良和爱。是哈维尔·萨莫拉的故事，但它也是其他数百万人的故事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离开家园，去往他处。